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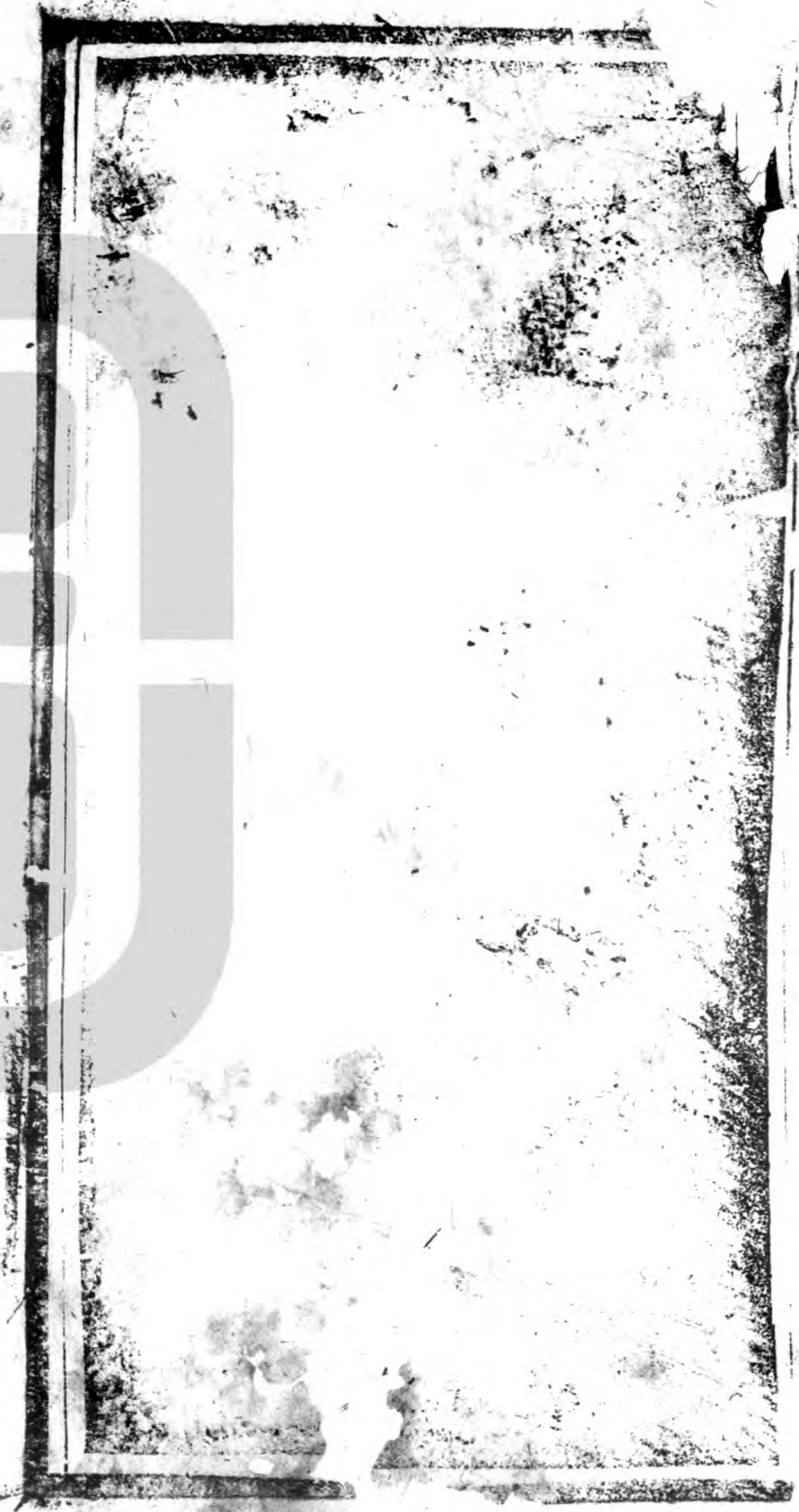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缺 P1



今闡揚宗教執筆書事文士良史莫或
 時名勝咸取法焉其頌古為人子言必
 人臣言必曰忠為朋友交言必曰信
 脫愛網離無明直指本性以吾為引誘
 之激昂以發之奮廷以守之機日公發政今獨
 行如電光石火弗可湊泊師之道行筆舌莫盡
 略陳梗槩聊為叙云洪武丙辰 月 日
 城汾右南石明里月印居士賈士能



中書省洪武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欽奉

聖旨朕觀二儀有象覆載無窮凡中國之人及化外
之夷獲安於世者莫非陰陽為之表裏何為陰
何為陽上至天子大臣下至庶民凡天地祭嶽
能動作運用者此之謂陽天子郊祀天地祭嶽
鎮海瀆諸侯祭境內山川庶民祭祖宗皆求其
神有名無形有心無相此之謂陰故中國與化
外之人所敬之心則同所祀之禮則異觀自古
至今相傳祭祀鬼神之事豈不重乎然事鬼神
必有禮有時毋犯分毋越禮毋非時

夫

神若昧於鬼神則為鬼神亦難矣。變化不測之謂神禍福所施必不以跡而異。但世人愚而且貪欲心浩大遂至犯分越禮不知以敬求神在於有禮有時也朕本農夫幼託身

佛門忽經大亂不得已而從戎茲二十年矣向與群
雄並驅之時務在操兵整隊救民於危之中
今禍亂已平天下已定未嘗朝僧暮道多祀男
神有所祀必以禮有所祭必以時尚慮軍民身
經大難凡死者或遭兵刃或陷水火或迫於危

急而自縊投河或潛入山林而蛇傷虎咬或值
天災而殞滅或因互鬪而殺傷或為國宣力而
殞命或思父母妻子因疾而亡身凡此
者或滿門滅絕無祭無依或雖有眷

念或間有父母妻子因兵流離生者未安死者
誰為之祭朕以已心度之此等鬼魂遇天陰時
莫不呻吟於風雨之間遇晴明時莫不悲號於
星月之下或因生前作惡留連於冥冥中無由
自脫又如我朝大軍征討四方遠入他境或餓
糧不繼一時手刃平民或愚壯之

房舍殺害兒幼殘疾致

因死者恐不得生天生者恐有

以作一大

善

佛事為死者超昇生者解冤以此不求於

佛今臣民將以為帝王之道但理見在何求過去果

有此言莫不善乎然吾觀古書孔子有言西方

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

言不

行則

佛者豈特中國所敬雖化外尤尊洪武五年正月十

五日朕於鍾山前蔣山寺奉

佛供僧實不為已假若朕為已求福福必不至何也

蓋帝王設施皆出臣民之力已無勲勞之資若

以財力而求福於一已可乎今特為死者超昇

生者解冤吾不昧於

佛專以禮以時香華燈燭莊嚴素供朕躬率先僧臣

衆禮此之謂禮今區宇平定亂極而治故為生

死者多方以解冤憊此之謂時吾之不昧於

佛者如此爾諸臣民凡有自知所作之非越此大

洗心格慮素齋一月至日各於家門

佛遙拜以祈懺悔庶資

佛力證成善果欽此都省合行出榜曉諭天下官民
士庶人等遍行通知須至為者

護法論序

中大無礙居士鄭璵述

古汴孝嚴寺臨壇教授師講經沙門古峯頌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生亘古今
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
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
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
未始殊也

西天此土聖人生 文字方音並不同
三教要知親切處 總歸一善化愚蒙

佛者生於西方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寂滅為樂者也
自得於妙有真空圓明廣大不可思議孔子以謂佛
為西方聖人孔子大聖人也為萬世之師豈
其尊敬如此學者學孔子者也孔子之言不信反生
謗斥與斥孔子何異此皆非吾徒也

世尊降誕在西方 智惠神通未易量

大聖宣尼曾指示 後人毀謗好心傷

無盡居士深造大道之淵源洞鑿儒釋之不二

本是靈山護法神 扶持宋國定乾坤

摧邪顯正開方便 儒釋同歸不二門

痛夫俗學之蔽蒙不悟自己之真性不知道在日用
之間顛倒妄想不得其門而入深懷憤嫉搖唇鼓舌
專以斥佛為能自比孟子拒揚墨之功俾後世稱之
以為聖人之徒龍蟄警學者豈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
也則護法之論豈得已哉觀其議論勁正取與嚴明
引證誠實鋪陳詳備明如皎日信如四時非曾中起
脫該貫至道之要妙何以臻此故能釋天下之疑息
天下之謗實後學之標準也

楊墨過中亂大倫 孟軻力拒整儒門

後人不具秋毫眼 鼓舌搖唇謗世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與佛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佛以戒定慧為入道之大要吾儒所謂懲忿窒慾則戒也寂然不動則定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慧也三者儒釋共當不相同蓋方冊所載皆古人之糟粕若誦糟粕而不識聖人之旨要與面牆者何異哉杏壇三千之衆得夫子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尚未達一閒靈山八萬徒衆悟玄機者迦葉一人而已況望聖人數千載之間聞其風讀其書咸欲造聖人之域不亦難乎宜其邪說橫議興焉則護法之論確乎不可拔也

儒釋源流本一家 何須形相辯階差
其或未達無為理 是々非非亂似麻
乾道辛卯六月望日無礙居士南澗鄭瑛德與序

護法論

大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 天覺述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為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為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尚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為急務者何也豈獨孔

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
不奉矧茲凡夫輒
恣毀斥自昧已靈可不哀歟

列子明明事跡真 孔門大罕問其因
三皇五帝猶難比 獨指西方大聖人

韓愈曰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
而輕為之哉蓋為史者採摭人之實迹尚有刑禍況
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

褒貶賢良有禍殃 猶存恐懼掛心腸

請君再看真司錄 何況輕薄大法王

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沉淪諸趣乘少善力而得此身

壽夭特未定也縱及耳順縱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
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更老之將至為
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業識造端
倡始誘引後世闡提之黨背覺合塵同入惡道罪奉
厥身可不慎哉

人活百歲七十稀 暗送無常死不知
謗佛毀僧冤業重 沉淪惡道更堪悲

且佛何求於世但以慈悲廣大願力深重哀見一切
衆生徃來六道受種種苦無有已時故從兜率天宮
示現淨飯國王之家為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

特於聖人中而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拜金輪寶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覺為天人師機演說三乘五教末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為教外別行更相傳授接上根輩

不戀皇宮富貴鄉 雪山行滿作醫王

三乘五教隨機演 未後拈花付飲光

故我本朝 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歎不修之業溥傷強執之愚迷排下士之所為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豈可信服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無處不有

獅王哮吼震蒼空 百獸離懼不見蹤

一朶曇花分宇宙 好風吹入帝王宮

故余嘗謂欲排其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撫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見質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則是斥鷃笑鷓鴣朝菌輕松栢耳

世人傲慢逞英雄 不解佛經不敬僧

朝菌反輕松栢老 又如斥鷃笑鷓鴣

歐陽脩曰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蓋亦未之思也嘗原人之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朋急飢寒苟免患

難而已佛者捨其至貴極富為道忘身非飢寒之急
無患難可免其施妄也何所圖哉若以造妄垂裕其
徒凡夫尚知我躬不闕遑恤我後而佛豈不知耶古
今世人有稍狡欺給者必為衆人所弃况有識之賢
者乎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俾其佛教綿亘千
古周而十方天龍鬼神無不傾心菩薩羅漢更相弘
化職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卑凡下愚尚不可
得况能攝伏於且神通之聖人哉經云如來是真語
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又云諸佛如
來無妄語者信哉斯言明如皎日

飄虛易敗豈能延

幻化衣食有幾年

若我世尊談妄語

如何千古久連綿

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余則曰誦
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矣何慊乎哉佛祖修行
入道蹊徑其捷如此而人反以為難深可閔悼撮其
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能定
力決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大
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其
是之謂乎

堯舜明君世上無 人人有箇好規模

三學戒定歸方寸 彼丈夫兮我丈夫

韓愈與大顛論議往復數千言卒為大顛一問曰公自揣量學問知識能如晉之佛圖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如蕭梁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不如矣大顛曰公不如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子以為非何也愈不能加答其天下之公言乎

往復千言問大顛 大顛反問愈茫然

圖澄寶誌并羅什 汝比三人孰後先

文公除蔽太多年 訛謗吾門金色仙
不是大顛親點破 誰知物外有玄玄

法付王臣經幾秋 文公譏謗鎮常憂

當初不是張天覺 佛教凋零一旦休

佛豈妨人世務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維摩經偈云經書呪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傳大士龐道元豈無妻子哉

佛祖隨緣不礙俗 傳公龐蘊有妻兒

但能一念歸無念 大限臨時預早知

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便能轉識為智猶如如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 切世法無非佛法若

能如是則為在家菩薩了事矣豈不偉哉

紛紛塵世豈相侵 反觀一片心

隨順衆緣無罣礙 猶如握土變黃金

歐陽脩曰佛為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不亦
有害於人者矣不為人所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
帶於天下也桀紂為中國天子害跡一彰而天下後
世共怨之况佛遠方上古之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
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
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曷克尔耶一切重罪皆可
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言也謗佛法則是

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不復完灰不重木
矣可懺悔哉

歐陽永叔妄生慎 不解如來正法輪

利濟四生悲願重 難同傑紂害黎民

佛言唯有流通佛法是報佛恩今之浮圖雖千百中
無一能髣髴古人者豈佛法之罪耶其人之罪雖然
如是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
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無聞矣續佛壽命何賴
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報矣
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五量何與焉

法未時推闡諍多 經如故紙暗消磨

繼流混混誰人罪 自有龍天照鑑他

然則是言也余至於此卒存二說蘇子瞻嘗謂余曰
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豈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
至於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為念與之闊略可
也又曾逢原作郡時釋氏有訟者閱實其罪必罰無
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委在 國王大臣若不罰
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
誰乎余考二公之言則逢原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
誠可惡也豈不念 皇恩度牒不與征役者 人主

之惠哉豈不念古語有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豈
不念辭親弄俗當為何事哉豈不念先陰易往而道
業難成哉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恩難報哉豈不念
行業不修而濫膺恭敬哉豈不念道非我修而誰修
哉豈不念正法將墜而魔法增熾哉

不護威儀混世塵 虛名虛利亂精魂

一身尚乃遭刑憲 豈有功勳報四恩

蓋昔無著遇文殊時已有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之說
况今去聖逾遠求其純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所
寄譬猶披沙揀金哀石攻玉縱於十斛之沙得粒金

一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為世珍寶也非特學佛之徒為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況茲後世服儒服者豈皆為孔孟顏閔者哉

濫僧濫道未嘗無 天地陰陽造化圖

都做顏淵傳道子 世間誰是小人儒

雖曰學者求為君子者安能保其皆為君子耶歷觀自古巨盜姦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由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敗群不律者勢所未免也

明儒及弟改家門 廣覽群書為治民

巨盜姦臣或自作 不依宣聖九經文

韓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自黃帝已下文武已上舉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陋哉愈之自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舜與文王皆聖人也為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況佛以淨飯王國為南瞻部州之中而非夷也

文王虞舜總居夷 蓋世乾坤定化基

印土中天孰肯信 如來出現正合宜

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則蚩尤瞽叟生於上古
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取上古
之凶頑哉

蚩尤瞽叟害生民 上古凶頑無道君

孔子周公居後世 誰人敢廢五常文

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血而上棟下宇鑿燧改
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不足用也

野處穴居古化風 茹毛飲血裸身情

結繩畫地無刑憲 今日寰中豈可行

若謂上古壽考而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者竊鈐

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事乎
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牛之夭乎而又書無逸曰自
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

孔鯉顏淵冉伯牛 文學德行實難酬

彼時佛法無蹤跡 何故傷殘夭命休

自漢明佛法至此之後二祖大師百單七歲安國師
百二十八歲趙州和尚七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耶

二祖惠安老趙州 全提正令接王侯

薰道價亘今古 招感平生受百秋



原件短缺

缺P13

又曰如彼言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為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安得為之大慈悲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況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信與不信何加損焉佛者如大醫王善施法藥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必瘳其不信者蓋自棄耳豈醫王之咎哉

佛心平等理昭然 藥病相乖未得痊

聖成止每身識於世者不合似

百歲浮花閃電光

護

王

林泉養拙俗情遠

猶有什

言長

佛之為法甚公而至廣又豈止緇衣祝髮者得私為哉故唐相裴公美序華嚴法界觀云世尊初成正覺嘆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佛之隨機接引故多開遮權變不可執一而求也

華嚴性海月輪秋

不倚僧俗已任修

妄想執著人不識

唐朝試問老裴休

歐陽永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如此求叔好同惡異之心是則是矣然不能通方遠慮何其隘哉若必以結繩之政施之於今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

佛經未至意如何 雅頌詩書轉念多

蒙福但憐同道者 誰知化外有彌陀

若使世人舉皆為儒則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競起爭競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獲貶勝褒貶勝則仇怨作仇怨作則擠陷心無所不至矣不肖之心無所 則為儒亦不足

為貴矣非特儒者為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

誰不謀官誰不榮 人人仕宦權衡

負多關少相爭競 惱亂神天禍事生

佛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專也欲使其後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為尊無爵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於衆者使其折伏憍慢下心於一切衆生又維摩經佛令迦葉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昔於貧里而行乞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也肇法師注云

歐陽永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如此求叔好同惡異之心是則是矣然不能通方遠慮何其隘哉若必以結繩之政施之於今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

佛經未至意如何

雅頌詩書轉念多

蒙福但憐同道者

誰知化外有彌陀

若使世人舉皆為儒則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競起爭競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褻貶勝衰貶勝則仇怨作仇怨作則擠鳴多則不肖之心無所不至矣不肖之心無所則為儒亦不足

為貴矣非特儒者為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

誰不謀官誰不榮

人人仕出與權衡

負多闕少相爭競

惱亂神天禍事生

佛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專也欲使其後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為尊無爵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於衆者使其折伏憍慢下心於一切衆生又維摩經佛令迦葉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昔於貧里而行乞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也肇法師注云

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善後復
彌甚慙其長苦故多就乞食又日見來求者為善師
想什法師注云本無施意因彼來求發我施心則為
我師故為善師想也不畜妻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
業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
也惜乎竊食其門者志願衰劣不能及古人良可
嗟也且道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
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
不亦至乎故後世 聖君為之建寺宇置田園不忘
付囑也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各出四民之外身

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歷人天其心真則道同佛
祖原其所自之恩皆 吾君之賜也 能以禪律精
修於天地無媿表率一切衆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
悟心證聖上助無為之化靈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為
吾弟子矣苟違佛祖之戒濫膺素冷罪豈無歸乎

辭親割愛道心真 化飯披衣散誕身
戒律精修神鬼懼 法門興廢在王臣

上世雖有三武之君以佞邪惡下臣之請銳意前除
既廢之後隨而愈興猶霜風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
冬後有春之誓欲盡殲草木者能使冬後無春則可

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善後復
彌甚慙其長苦故多就乞食又日見來求者為善師
想什法師注云本無施意因彼來求發我施心則為
我師故為善師想也不畜妻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
業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
也惜乎竊食其門者志願衰劣不能及古人良可
嗟也且導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
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
不亦至乎故後世 聖君為之建寺宇置田園不忘
付囑也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各出四民之外身

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歷人天其心真則道同佛
祖原其所自之恩皆 吾君之賜也若能以禪律精
修於天地無媿表率一切衆生小則遠善遠罪大則
悟心證聖上助無為之化蜜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為
吾弟子矣苟違佛祖之戒濫膺素冷罪豈無歸乎

辟親割愛道心真 化飯披衣散誕身

戒律精修神鬼懼 法門興廢在王臣

上世雖有三武之君以佞邪惡下臣之請銳意剪除
既廢之後隨而愈興猶霜風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
冬後有春之誓欲盡殲草木者能使冬後無春則可

矣苟知冬後有春則何苦自當其惡而彰彼為善也
於已何益哉

上世兇殘三武君

信從讒佞毀能仁

猶如霜殺秋穰草

倏忽和風又遇春

余嘗觀察其徒中間有皤榮捨富者俊爽聰明者彼
豈不知富貴可樂春色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
甘心於幽深閑寂之處藜藿韋布僅免飢寒縱未能
大達其道是必漸有所自得者歟

雲林隱遁万緣休

富貴榮華夏莫求

結草為衣食野菜

就中滋味賽饅頭

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知其一而莫知其其他也
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
林江海之上草竊姦宄市鄽邸店之下倡優厮役僻
源邪徑之閒欺公負販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祀者
皆然也何獨至於守護心城者而厭之哉今巨籍之
民自犁鋤者其亦幾何

市鄽商賈與師童

京邑居民並不耕

未嘗寰中豪傑士

偏嫌衲子守心城

釋氏有刀耕火種者栽植林木者灌溉蔬果者服田
力穡者矣豈獨今也如古之地藏禪師每自耕田嘗

矣苟知冬後有春則何苦自當其惡而彰彼為善也
於已何益哉

上世兇殘三武君 信從讒佞毀能仁

猶如霜殺秋穢草 倏忽和風又遇春

余嘗觀察其徒中間有皤榮捨富者俊爽聰明者彼
豈不知富貴可樂春色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
甘心於幽深閑寂之處藜藿羹韋布僅免飢寒縱未能
大達其道是必漸有所自得者歟

雲林隱遁万緣休 富貴榮華更莫求

結草為衣食野菜 就中滋味賽饅頭

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
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
林江海之上草竊姦宄市鄽邸店之下倡優廝役僻
源邪徑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祀者
皆然也何獨至於守護心城者而厭之哉今巨籍之
民自犁鋤者其亦幾何

市鄽商賈與師童 京邑居民並不耕

未審寰中豪傑士 偏嫌衲子守心城

釋氏有刀耕火種者栽植林木者灌溉蔬果者服田
力穡者矣豈獨今也如古之地藏禪師每自耕田嘗

有語云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
百文惟政禪師命大衆開田曰大衆爲老僧開田老
僧爲大衆說大義大智禪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爲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箇什麼事仰山曰鋤得
一片地種得一畝粟爲山曰子可謂不虛過時光斷
際禪師每集大衆栽松鑿茶洞山聰禪師嘗手植金
剛嶺松故今叢林普請之風尚存焉釋氏雖衆而各
止一身一粥一飯補破遮寒而其所費亦寡矣且其
既受 國恩紹隆三寶而欲復使之 農可乎況其
田園隨例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敷官客往來種種

供給歲之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於公私何損
之有

時人道我不耕田

我若耕田世不傳

肯信仰山禪初老

一畝粟種過三年

余嘗疾今官有勸農之虛名而挾抑農之實惠且世
之利用苟有益者不勸而人自趨矣今背公營私者
侵漁不已或奪其時作不急之務是抑之也何勸之
有今游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止二三耕者雖少若
使常稔則菽粟亦如水火矣近歲或旱或潦無歲無
之四方之稼秀而不實者歲常二三甚者過半亦豈

有語云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
百丈惟政禪師命大衆開田曰大衆爲老僧開田老
僧爲大衆說大義大智禪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爲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箇什麼事仰山曰鋤得
一片地種得一畝粟爲山曰子可謂不虛過時光斷
際禪師每集大衆栽松鑿茶洞山聰禪師嘗手植金
剛嶺松故今叢林普請之風尚存焉釋氏雖衆而各
止一身一粥一飯補破遮寒而其所費亦寡矣且其
既受 國恩紹隆三寶而欲復使之若農可乎況其
田園隨例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敷官客往來種種

供給歲之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於公私何損
之有

時人道我不耕田 我若耕田世不傳

肯信仰山禪初老 一畝粟種過三年

余嘗疾今官有勸農之虛名而挾抑農之實惠且世
之利用苟有益者不勸而人自趨矣今背公營私者
侵漁不已或奪其時作不急之務是抑之也何勸之
有今游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止二三耕者雖少若
使常稔則菽粟亦如水火矣近歲或旱或潦無歲無
之四方之稼秀而不實者歲常二三其者過半亦豈

為耕者少而糧不足哉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富苟無以致和氣而召豐年雖多耕亦奚以為歲之豐凶繫乎世數意其天理亦自有準量歟歲常豐穀愈賤耕者愈少此灼然之理

汙吏惜官每勸農 曰公取利養殘生

但能方寸無私曲 兩順風調自太平

僧者佛祖所自出也有苦行者有蜜行者各人有三昧隨分守常德孜孜於戒律念念在定慧能捨人之所難捨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外富貴若浮雲視色聲如谷響求道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衆生而不

忘今厭僧者其厭佛祖乎佛以持戒當行孝不殺不盜不婬不妄不茹葷酒以此自利利他則仁及舍靈耳又豈現世父母哉蓋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曾為已父母宗親故等之以慈而舉期解脫以此為孝不亦優乎

世間高貴莫過僧 煉性修心為有情

福蔭祖先超苦趣 現存父母保長生

且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銅山奚補於餒亡金穴靡聞於長守余忝高甲之第仕至 聖朝宰相其於世俗名利何慊乎哉拳拳繫念於此者為其有

為耕者少而糧不足哉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富苟無以致和氣而召豐年雖多耕亦矣以為歲之豐凶繫乎世數意其天理亦自有準量歟歲常豐穀愈賤耕者愈少此灼然之理

汧吏愒官每勸農 曰公取利養殘生

但能方寸無私曲 兩頰風調自太平

僧者佛祖所自出也有苦行者有蜜行者各人有三昧隨分守常德孜孜於戒律念念在定慧能捨人之所難捨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外富貴若浮雲視色聲如谷響求道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衆生而不

忘今厭僧者其厭佛祖乎佛以持戒當行孝不殺不盜不姪不妄不茹葷酒以此自利利他則仁及含靈耳又豈現世父母哉蓋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曾為已父母宗親故等之以慈而舉期解脫以此為孝不亦優乎

世間高貴莫過僧 煉性修心為有情

福蔭祖先超苦趣 現存父母保長生

且聰明不能敵畫富貴豈免輪迴銅山奚補於餒亡金穴靡聞於長守余忝高甲之第仕至 聖朝宰相其於世俗名利何憚乎哉拳拳繫念於此者為其有

自得於無窮之樂也。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滅於茲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惜哉。若世間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過真如涅槃者，吾豈不能捨此而趨彼耶？惡貧欲富，畏死欣生，飲食男女，田園貨殖之事，人皆知之。君子不貴也，所貴也者，無上妙道也。

金穴富貴鎮常憂 智慧銅山水上漚

漫說商英為宰相 百年幻化一時休

或謂余曰：僧者毀形遁世之人，而子助之，何多哉！余曰：余所存誠者，佛祖遺風矣。豈恤乎他哉？子豈不聞

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孰謂巾髮而娶者必為孝子，賢人今世俗之間博奕飲酒好勇，間復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也。又安可托形而不論心哉？

時人譏謗為傷膚 改變形儀化外孤

泰伯孔門稱至德 文身被髮却歸吳

前輩有作無佛論者，何自蔽之甚也。

佛法西來本不傷 光庭殘害逞文章

蓋因昧却靈明性 報應臨身雙瞽去

今天日月星辰雷霆風雨昭昭然在人耳目，豈無主

自得於無窮之樂也。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滅於茲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惜哉。若世間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過真如涅槃者，吾豈不能捨此而趨彼耶？惡貧欲富，畏死欣生，飲食男女，田園貨殖之事，人皆知之。君子不貴也，所貴也者，無上妙道也。

金穴富貴鎮常憂，智慧銅山水上漚。

漫說商英為宰相，百年幻化一時休。

或謂余曰：僧者毀形遁世之人，而子助之何多哉？余曰：余所存誠者，佛祖遺風矣。豈恤乎他哉？子豈不聞

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孰謂巾髮而娶者必為孝子，賢人今世俗之間，博奕飲酒好勇，間復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也。又安可托形而不論心哉？

時人譏謗為傷膚，改變形儀化外孤。

泰伯孔門稱至德，文身被髮却歸吳。

前輩有作無佛論者，何自蔽之甚也。

佛法西來本不傷，光庭殘害逞文章。

蓋因昧却靈明性，報應臨身雙轡去。

今天日月星辰雷霆風雨，昭昭然在人耳目，豈無主

張者乎名山大川神祇廟鬼可謂無乎世閒邪精魍
魎小小鬼神猶尚恪然信其是有何獨至於佛而疑
之曠大劫來修難行苦行成等正覺為聖中至聖人
天法王明極法身克滿沙界而謂之無可乎哉大集
經云商主天子問佛在世之日所有供養世尊是受
者而施者獲福世尊滅後供養形相誰為受者佛言
諸佛如來法身也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
異華嚴亦曰佛以法為身清淨如虛空雖然諸佛而
名其道蓋善權方便接引之門耳若必謂之無則落
空見外道斷見外道自昧自棄可悲也矣如雲門大

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者此大乘先
覺之人解粘去縛遣疑破執而已豈初學者可躐等
哉此可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語

風雨雷霆震太虛 神祇廟鬼徧寰區
未明賢鑑非君子 大聖金山却道無

其教之興也恢洪之則有具神通之聖人信向之則
有大根器之賢哲以至天地鬼神之靈無不景慕豈
徒然哉大抵所固必從其類擬之必從其倫般若正
知菩提真見豈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故同安察云
三賢固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緣覺辟支四果

張者乎名山大川神祇廟鬼可謂無乎世間邪精魍魎小小鬼神猶尚恪然信其是有何獨至於佛而疑之曠大劫來修難行苦行成等正覺為聖中至聖人天法王明極法身克滿沙界而謂之無可乎哉大集經云商主天子問佛在世之日所有供養世尊是受者而施者獲福世尊滅後供養形相誰為受者佛言諸佛如來法身也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華嚴亦曰佛以法為身清淨如虛空雖然諸佛而名其道蓋善權方便接引之門耳若必謂之無則落空見外道斷見外道自昧自棄可悲也矣如雲門大

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者此大乘先覺之人解粘去縛遣疑破執而已豈初學者可躡等哉此可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語

風雨雷霆震太虛 神祇廟鬼徧寰區

未明賢鑑非君子 大聖金仙却道無

其教之興也恢洪之則有具神通之聖人信向之則有大根器之賢哲以至天地鬼神之靈無不景慕豈徒然哉大抵所固必從其類擬之必從其倫般若正知菩提真見豈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故同安察云三賢固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緣覺躡支四果

三六十一
聲聞尚不與其列況其下者乎在聖則為大乘菩薩
在天則為帝釋梵王在人則為帝王公侯上根大
器功成名遂者在僧俗中亦必宿有靈骨負逸群超
世之量者方能透徹故古德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
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

祖道恢弘經幾春 法門外護賴王臣

上根大器猶歸仰 不忘靈山老世尊

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學慧才疑而不能至間有世智
辯聰者必為功名所誘思日竟辰焚香繼晷皇皇汲
汲然涉獵六經子史急目前之應對尚且不給何暇

分陰及此哉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汨其慮智貴湯
其心反以此道為不急罔然置而不問不知死陰有
限老死忽至臨危湊亟雖悔奚追世亦大道遠理之
如此也而不窺其涯涘者媿於古聖賢多矣既不聞
道則必流浪生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甘心焉是誰之
過歟

佛法幽玄人罕知 聰明迷昧况愚癡

可憐世智邪心子 徃徃翻騰作是非

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
万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

聲聞尚不與其列況其下者乎在聖則為大乘菩薩
在天則為帝釋梵王在人則為帝王公侯上根大
器功成名遂者在僧俗中亦必宿有靈骨負逸群超
世之量者方能遠徹故古德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
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

祖道恢弘經幾春

法門外護賴王臣

上根大器猶俯仰

不忘靈山老世尊

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學慧者疑而不能至間有世智
辯聰者必為功名所誘思日竟辰焚香禮佛皇皇汲
汲然涉獵六經子史急目前之應對尚且不給何暇

分門及此書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汨其慮富貴蕩
其心反以此道為不急罔然置而不問不覺光陰有
限老死忽至臨危湊亟雖悔奚追世力大道遠理之
如此也而不窺其涯涘者媿於古聖賢多矣既不聞
道則必流浪生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甘心焉是誰之
過歟

佛法幽玄人罕知 聰明迷昧况愚癡

可憐世智邪心子 徃徃翻騰作是非

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
万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

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衆生
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憤憤口排排聞佛似
寇讎見僧如虵虺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
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

聞說佛僧似寇讎 心生嫉妬毀無休

非干善逝慈悲淺 死水無魚難下鈎

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
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
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 而後禪
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 帝已前

佛法未至于此而國有遇難者何也

敗國亡家別有因 莫疑梁武

魏魏堯舜行仁道 禪位臨時

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
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
治國治天下爲之緒餘耳豈無先覺之明而謹擇可
行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

太子昭明世上奇 四公神變測天機

蓋因定業難逃避 梁國存亡豈不知

嗚呼定業之不可作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

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眾生
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憤憤口排排聞佛似
寇讎見僧如虺虺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
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

聞說佛僧似寇讎 心生嫉妬毀無休

非干善逝慈悲淺 死水無魚難下釣

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
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
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 而後禪
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 帝已前

佛法未至于此而國有遇難者何也

敗國亡家別有因

莫疑梁武

身

魏魏堯舜行仁道

禪位臨財

人

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
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
治國治天下為之緒餘耳豈無先覺之明而謹擇可
行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

太子昭明世上奇

四公神變測天機

蓋因定業難逃避

梁國存亡豈不知

嗚呼定業之不可作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

來若四時之不可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土二祖
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
不免金鏘馬變之報况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
修來矣且宿業既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
為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變為男子
乎必將盡此報身而願力有待於來世乎

天高地厚海汪洋 報應來時無處藏

師子神光還宿債 世尊猶自中金鏘

梁武壽高九十不為不多以疾而卒

大善但捨

身之謬以其先見禍兆筮得乾卦上九

而無位高而無民以此自卑欲圖弭災召僧者梁武
自謬耳於佛何有哉梁武小乘根器專信不無之果
茲其所以不遇達磨之大法也過信泥品執中無權
者亦其定業使之然乎

梁武傾心信小乘 奉親祭物麴犧牲

當時不遇達磨老 泥跡無權道不明

但聖人創法本為天下後世豈為一人設也孔子曰
仁者壽而力稍回之為仁而回且夭矣豈孔子之言
無驗歟蓋非為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其類回之
為仁乎

來若四時之不可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土二祖
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
不免金獅馬變之報况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
修來矣且宿業既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
為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變為男子
乎必將盡此報身而願力有待於來世乎

天高地厚海汪洋

報應來時無處藏

師子神光還宿債

世尊猶自中金鏹

梁武帝高九十不為不多以疾而卒
身之...以其先見禍兆筮得乾卦上九...取其貴

而無位言而無民以此自卑欲圖弭災召福者梁武
自誤豈於佛何有哉梁武小乘根...信...之果
茲其所以不遇達磨之大法也過信泥跡執中無權
者亦其定業使之然乎

梁武傾心信小乘

奉親祭物麴犧牲

當時不遇達磨老

泥跡無權道不明

但聖人創法本為天下後世豈為一人設也孔子曰
仁者壽而力稱回之為仁而回且夭矣豈孔子之言
無驗歟蓋非為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其類回之
為仁乎

仁者之人必壽長 顏淵德行好文章

宣尼悲嘆無傳授 何故蒼天喪天子

侯景兵至而集沙門念摩訶般若波羅密者過信泥
跡而不能權宜適變也亦猶後漢向詡張角作亂詡
上便宜頗多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追將兵於
河上北向讀孝經則賊當自消滅又如後漢蓋勳傳
中平元年北地羌墟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扶風宋
最為守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多反
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或他人知義比亦
用之者不善也豈孝經之罪與

堪嘆蓋勳寫孝經 孝經豈化暴

隨時達變真君子 認取權宜

抑又安知梁武前定之業禍不止此日作善以損之
故能使若是之壽也帝嘗以社稷存亡久近問於誌
公公自指咽示之蓋識侯景也

咽喉一指識梁王 侯景兵臨社稷傷

要識志公端的處 忘言獨坐再參詳

公臨滅時武帝又復詢詰前事誌公曰貧僧塔壞陞
下社稷隨壞公滅後奉 勅造塔已畢武帝忽思曰
木塔其能久乎遂命撤去改創以石塔費圖不朽以

仁者之人必壽長 顏淵德行好文章
宣尼悲嘆無傳授 何故蒼天喪夫子

侯景兵至而集沙門念摩訶般若波羅密者過信泥
跡而不能權宜適變也亦猶後漢向詡張角作亂詡
上便宜頗多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追將兵於
河上北向讀孝經則賊當自消滅又如後漢蓋勳傳
中平元年北地羌城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扶風宋
秉為守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多反
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或使人知義比亦
用之者不善也豈孝經之罪歟

堪嘆蓋勳寫孝經 孝經豈化暴

隨時達變真君子 認取權宜

抑又安知梁武前定之業禍不止此且作善以損之
故能使若是之壽也帝嘗以社稷存亡久近問於誌
公公自指咽示之蓋識侯景也

咽喉一指識梁王 侯景兵臨社稷傷

要識志公端的處 忘言獨坐再參詳

公臨滅時武帝又復詢詰前事誌公曰貧僧塔壞陞
下社稷隨壞公滅後奉 勅造塔已畢武帝忽思曰
木塔其能久乎遂命撤去改創以石塔貴圖不朽以

應其記拆塔纒畢侯景兵已入矣至人豈不前知也

木塔難同石塔堅 梁朝社稷待多年

時人不解志公意 大國京城被火然

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來異前世之對不遠千里

自投死地者以其定業不可逃也

殺業難逃不死方 安清法祖有餘殃

莫言報應無靈驗 冤對相逢獨自當

如晉郭璞亦自知其不免況識破虛幻視死如歸者

乎豈有明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迷哉

迷昧靈明一點真 五敦占課忽

前生造業冤相對 雙栢林聞鋸聲

歐陽永叔跋万回神跡記碑曰世傳 元子云

佛以神恠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古僧尼得享豐

饒而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

足采也永叔之是其說也亦小有才而未達通方之

大道者歟不揣其本之如此也神恠禍福之事何世

無之但儒者之言文而略耳又况真學佛者豈以温

飽為志哉本以求無上菩提出世間之大法耳且道

士是亦棄俗人也若以出家求道則不以寂寞為怨

若以圖銷毀為心則不求出離不念因果世間万途

應其記拆塔繞畢侯景兵已入矣至人豈不前知也

木塔難同石塔堅 梁朝社稷待多年

時人不解志公意 大國京城被火然

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來畢前世之對不遠千里

自投死地者以其定業不可逃也

殺業難逃不死方 安清法祖有餘殃

莫言報應無靈驗 冤對相逢獨自當

如晉郭璞亦自知其不免況識破虛幻視死如歸者

乎豈有明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哉

迷昧靈明一點真 五敦占課忽哉

前生造業冤相對 雙栢林聞鋸聲

歐陽永叔跋万回神跡記碑曰世傳

云云

佛以神恠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古僧尼得享豐

饒而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

足采也永叔之是其說也亦小有才而未達通方之

大道者歟不揣其本之如此也神恠禍福之事何世

無之但儒者之言文而略耳又况真學佛者豈以温

飽為志哉本以求無上菩提出世間之大法耳且道

士是亦棄俗人也若以出家求道則不以寂寞為怨

若以圖舖發為心則不求出離不念因果世間万途

何所不可哉或為胥徒或習醫卜百工技藝屠沽負
販皆可為也棄此取彼孰禦焉

雲水飄飄夢幻身 只憂生死不憂貧

百工技藝無心戀 豈有功夫論鬼神

唐太宗方四歲時已有神人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
之表必能濟世安民及其未冠也果然建大功業亦
可為大有為之君矣歐陽脩但一書生耳其修唐書
也以私意臆說妄行褒貶比太宗為上才庸主而後
世從而和之無敢議其非者嗚呼
歐陽脩獨得專美於前誠可嘆也作史 當其文

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而 之編史
也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與禪納游有機緣事跡
者舉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一居士而自稱何也
以居士自稱則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而
欺心耳豈謂端人正士乎

唐史編修天下聞 妄行褒貶不容真

年高猶自稱居士 何故譏嫌出世人

今之恣排佛以沽名者亦多矣如唐柳子厚移書韓
退之不須力排二教而退之集無荅子厚書者豈非
韓公知其言之當而默從之故不復與之辯論耶近

何所不可哉或為胥徒或習醫卜百工技藝屠沽負
販皆可為也棄此取彼孰禦焉

雲水飄飄夢幻身 只憂生死不憂貧

百工技藝無心戀 豈有功夫論鬼神

唐太宗方四歲時已有神人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
之表必能濟世安民及其未冠也果然建大功業亦
可為大有為之君矣歐陽脩但一書生耳其修唐書
也以私意臆說妄行褒貶比太宗為才庸主而後
世從而和之無敢議其非者嗚呼 高下而
歐陽脩獨得專美於前誠可嘆也作史 富其文

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而 之編史
也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與禪納將有機緣事跡
者舉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一居士而自稱何也
以居士自稱則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而
欺心耳豈謂端人正士乎

唐史編修天下聞 妄行褒貶不容真
年高猶自稱居士 何故譏嫌出世人

今之恣排佛以沽名者亦多矣如唐柳子厚移書韓
退之不須力排二教而退之集無荅子厚書者豈非
韓公知其言之當而默從之故不復與之辯論耶近

世王逢原作補書鄙哉逢原但一孤寒庸生耳何區區闡提之甚也退之豈不能作一書而待後人補也其不知量也如此蓋漢唐以來帝王公侯奉佛者不可勝計矣豈害且為賢聖哉

佐助文公作補書 逢原本是一寒儒

愚頑無顧輕三寶 不學顏淵陋巷居

余嘗謂歐陽脩曰道先王之言而作器訟匹夫之見今匿人之善徧求其短以攻刺之者器訟匹夫也公論天下後世之事者可如是也 陽脩之自蔽也而欲蔽於人又欲蔽天下後世幸其公意之流言

終必止於智者雖見笑於通方博古之

不免誘

惑於躁進狂生耳如斯人也使之詩

以其君絕

佛種性斷佛慧命與之為友則道其之戕賊真性奔竟虛名終身不過為一聰明凡夫矣其如後世惡道何脩乎脩乎將謂世間更無至道妙理止緣飾些小文章而已豈非莊生所謂河伯自多於水而不知復有海乎若也使其得志則使後世之人永不得聞曠劫難逢之教超然出世之法豈不哀哉歧人天之正路瞎人天之正眼昧因果之真教澆定慧之真風無甚於脩也余嘗觀歐陽脩之書尺喋喋以憂煎老病

世王逢原作補書鄙哉逢原但一孤寒庸生耳何區區闡提之甚也退之豈不能作一書而待後人補也其不知量也如此蓋漢唐以來帝王公侯奉佛者不可勝計矣豈害且為賢聖哉

佐助文公作補書 逢原本是一寒儒

愚頑無顧輕三寶 不學顏淵陋巷居

余嘗謂歐陽脩曰道先王之言而作罷訟匹夫之見今匿人之善徧求其短以攻刺之者罷訟匹夫也公論天下後世之事者可如是也 陽脩之自蔽也而欲蔽於人又欲蔽天下後世幸其公意之流言

終必止於智者雖見笑於通方博古之

惑於躁進狂生耳如斯人也使之

其君絕

不免誘

佛種性斷佛慧命與之為友則道其之戕賊真性奔

竟虛名終身不過為一聰明凡夫矣其如後世惡道

何脩乎脩乎將謂世間更無至道妙理止緣飾些小

文章而已豈非莊生所謂河伯自多於水而不知復

有海乎若也使其得志則使後世之人永不得聞曠

劫難逢之教超然出世之法豈不哀哉歧人天之正

路瞎人天之正眼昧因果之真教澆定慧之真風無

甚於脩也余嘗觀歐陽脩之書尺喋喋以憂煎老病

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然若無所容者觀其所由
皆真情也其不通理性之明驗歟由是念之大哉真
如圓頓之道豈僻隘淺識丈夫之境界乎六道輪迴
三途果報由自心造實無別緣謂彼三途六道自然
而然者何自棄之甚也一失人身悔將何及三界万
法非有無因而妄招果苟不顧因果則是自欺其心
自欺其心則無所不至矣

些小文章弄巧機

真如圓頓豈能知

歐陽不顧來生業

老死臨

自悲

近世伊川程顥謂佛家所謂出世者除是下在世界上

上行爲出世也士大夫不知淵源而論佛者類如此
也殊不知色受想行識世間法也戒解脫知見出世間法也學佛先覺之又能成就通達出世
間法者謂之出世也稍類吾儒之及弟者謂之登龍
折桂也豈有真乘龍而握桂哉佛祖應世本爲群生
亦猶吾教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名世者豈以不在世界上行爲是乎超然
自利而忘世者豈大乘聖人之意哉

白衣進士号登龍

佛祖超凡意亦同

程顥未知玄妙理

妄生分別謗吾宗

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然若無所容者觀其所由皆真情也其不通理性之明驗歟由是念之大哉真如圓頓之道豈僻隘淺識丈夫之境界乎六道輪迴三途果報由自心造實無別緣謂彼三途六道自然而然者何自棄之甚也一失人身悔將何及三界万法非有無因而妄招果苟不顧因果則是自欺其心自欺其心則無所不至矣

些小文章弄巧機

真如圓頓豈能知

歐陽不顧來生業

老死臨

自悲

近世伊川程顥謂佛家所謂世者除是正世界

上行爲出世也士大夫不知淵源而論佛者類如此也殊不知色受想行識世間法也戒之而脫解脫知見出世間法也學佛先覺之人能成就通達出世間法者謂之出世也稍類吾儒之及第者謂之登龍折桂也豈有真乘龍而握桂哉佛祖應世本爲群生亦猶吾教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以不在世界上行爲是乎超然自利而忘世者豈大乘聖人之意哉

白衣進士号登龍

佛祖超凡意亦同

程顥未知玄妙理

妄生分別謗吾宗

然雖如是傷今不及見古也可為太息古之出世如青銅錢方選方中截瓊枝寸寸是玉析旃檀片片皆香今則魚目混珠薰蕕共困羊質虎皮者多矣遂至玉石俱焚

戒定薰修志不移 古人辨道入山歸
而今繼侶貪名利 羊質多披虎豹皮

古人三二十年無頃刻閒雜用身心念念相應如鷄伏卵尋師訪友心心相契印印相證琢磨淘汰淨盡無疑晦跡韜光陸沉于衆道香果也 推出為人
天師一言半句耀古騰今万里同風千古 轍今則

習口耳之學裨販如來披師子皮作野干行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所守如塵俗之匹夫略無媿恥公行賄賂密用請託劫掠常住交結權勢佛法准喪大率緣此得不為尔寒心乎

古老相傳向上關 尋師訪友入深山

今人口耳文學淺 獅子穴中養野干

余嘗愛 本朝王文康公著大同論謂儒道釋之教
泐淺至深猶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誠確論也余輒是而祥之余謂群生失真迷性棄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驅其惑者藥也儒者使之求為君

然雖如是傷今不及見古也可為太息古之出世如青銅錢方選方中截瓊枝寸寸是玉析旃檀片片皆香今則魚目混珠薰蕕共圃羊質虎皮者多矣遂至玉石俱焚

戒定薰修志不移 古人辨道入山歸
而今繼侶貪名利 羊質多披虎豹皮

古人三二十年無頃刻閒雜用身心念念相應如鷄伏卵尋師訪友心心相契印印相證琢磨淘汰淨盡無疑晦跡韜光陸沉于衆道香果唯推出為人天師一言半句耀古騰今万里同風千古轍今則

習口耳之學裨販如來披師子皮作野干行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所守如塵俗之匹夫略無媿恥公行賄賂密用請託劫掠常住交結權勢佛法准喪大率緣此得不為余寒心乎

古老相傳向上關 尋師訪友入深山

今人口耳文學淺 獅子穴中養野干

余嘗愛 本朝王文康公著大同論謂儒道釋之教必淺至深猶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誠確論也余輒是而祥之余謂群生失真迷性棄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驅其惑者藥也儒者使之求為君

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
血脉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
疾也其無信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

三教云何義不齊 病多藥廣各施為

恐君偏執難歸信 身染膏肓死怨誰

儒者言性而佛者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
貪著而佛者解脫儒者諠譁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
而佛者忘懷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為而佛
者無為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惡而佛者圓
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

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
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
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

見性安心佛祖宗 誼譁權勢儒家風

若言一理元無二 動靜區分意不同

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家金鎖之難也同
安察云無心猶隔一重關況著意以觀妙乎老子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佛則雖見可欲心亦不亂故曰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
吹須弥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則立大願力老以玄牝

三百五十九
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
血脉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
疾也其無信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

三教云何義不齊 病多藥廣各施為

恐君偏執難歸信 身染膏肓死怨誰

儒者言性而佛者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
貪著而佛者解脫儒者諛諱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
而佛者忘懷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為而佛
者無為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惡而佛者圓
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

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
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
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

見性安心佛祖宗 誼諱權勢儒家風

若言一理元無二 動靜區分意不同

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家金鎖之難也同
安察云無心猶隔一重關況著意以觀妙乎老子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佛則雖見可欲心亦不亂故曰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
吹須弥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則立大願力老以玄牝

論廿一
為天地之根佛則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靜其意如
虛空外無一法而建立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老以抱
一專氣知止不殆不為而成絕聖棄智此則正是圓
覺作止任戒之四病也老曰去彼取此釋則圓同太
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老曰吾有大患為
吾有身文殊師利則以身為如來種肇法師解云凡
夫沉淪諸趣為煩惱所蔽進無寂滅之歡退有生死
之畏故能發跡塵勞標心無上植根生死而敷正覺
之華蓋幸得此身而當勇猛精進以成辦道果如高
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是故煩惱泥

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失聽之
不聞名曰希釋則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
邪聞老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釋則曰隨
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老曰智慧出有大偽佛則無
礙清淨慧皆從禪定生以大智慧而到彼岸老曰我
獨若昏我獨悶悶楞嚴則以明極為如來三祖則曰
洞然明白大智則曰靈光洞耀迴脫根塵老曰道之
為物也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則務見諦
明了自肯自重老曰道法自然楞伽則曰前聖所知
轉相傳授老曰物壯則老是謂非道佛則一念普觀

論世
為天地之根佛則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靜其意如
虛空外無一法而建立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老以抱
一專氣知止不殆不為而成絕聖棄智此則正是圓
覺作止任戒之四病也老曰去彼取此釋則圓同太
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老曰吾有大患為
吾有身文殊師利則以身為如來種肇法師解云凡
夫沉淪諸趣為煩惱所蔽進無寂滅之歡退有生死
之畏故能發跡塵勞標心無上植根生死而敷正覺
之華蓋幸得此身而當勇猛精進以成辦道果如高
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是故煩惱泥

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失聽之
不聞名曰希釋則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
邪聞老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釋則曰隨
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老曰智慧出有大偽佛則無
礙清淨慧皆從禪定生以大智慧而到彼岸老曰我
獨若昏我獨悶悶楞嚴則以明極為如來三祖則曰
洞然明白大智則曰靈光洞耀迴脫根塵老曰道之
為物也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則務見諦
明了自肯自重老曰道法自然楞伽則曰前聖所知
轉相傳授老曰物壯則老是謂非道佛則一念普觀

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以謂道無古今豈有壯老
人之身亦老也豈謂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
欲去兵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口淡
乎其無味佛則云信吾言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老
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
道大笑之若據宗門中則勤而行之正是下士為他
以上士之兩易其語老曰塞其兌閉其門釋則為造
作以為者敗執者失又成落空老欲去智愚民復結
繩而用之佛則以智波羅蜜變眾生業識為方便智
換名不換體也不謂老子無道也亦淺奧之不同耳

太上清虛守自然 真空妙不可言詮

圓蟻性海何曾異 淺奧階差各一邊

雖然三教之書各以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之不可缺
一也若依孔子行事為名教君子依老子行事為清
虛善人不失人天可也若曰盡滅諸累純真清淨本
然之道則吾不敢聞命矣

釋道儒流躰不分 愚徒偏執辯疎親

鼎分三足同歸一 施設門庭各化人

余嘗諭之讀儒書者則若趨炎附竈而速富貴讀佛
書者則若食苦嚙澁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効如彼

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以謂道無古今豈有壯老
人之身亦老也豈謂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
欲去兵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口淡
乎其無味佛則云信吾言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老
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
道大笑之若據宗門中則勤而行之正是下士為他
以上士之兩易其語老曰塞其兌閉其門釋則為造
作以為者敗執者失又成落空老欲去智愚民復結
繩而用之佛則以智波羅蜜變眾生業識為方便智
換名不換體也不謂老子無道也亦淺奧之不同耳

太上清虛守自然 真空妙不可言詮

圓融性海何曾異 淺奧階差各一邊

雖然三教之書各以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之不可缺
一也若依孔子行事為名教君子依老子行事為清
虛善人不失人天可也若曰盡滅諸累純真清淨本
然之道則吾不敢聞命矣

釋道儒流躅不分 愚徒偏執辯疎親

鼎分三足同歸一 施設門庭各化人

余嘗諭之讀儒書者則若趨炎附竈而速富貴讀佛
書者則若食苦嚙澁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効如彼

富貴者未死已前温飽而已較之神仙孰為優劣哉
仕路榮華一夢休 爭如林下老比丘

參禪演教逍遙樂 優劣孰人得自由

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大之謂也舜家有
大堯過其門而吠之是大也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
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未常見者堯也

舜家養大幾春秋 若見堯王吠未休
堯舜聖君無彼此 愚徒偏執不回頭

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
佛比對不闕澤曰若將孔老二教比於佛法遠之遠

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
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門矣吳
主大悅

如來設教在西軋 化利人天廣結緣

三界神祇常擁護 難同儒道稟先天

或曰佛經不當誇示誦習之人必獲功德不知諸佛
如來以自得自證誠實之語推已之驗以及人也豈
虛言哉諸經皆云以無量珍寶布施不及持經句偈
之功者蓋以珍寶住相布施止是生人天中福報而
已若能持念如說而行或於諸佛之道一言見諦則

富貴者未死已前温飽而已較之神仙孰為優劣哉
仕路榮華一夢休 爭如林下老比丘

參禪演教逍遙樂 優劣孰人得自由

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大之謂也舜家有
大堯過其門而吠之是大也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
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未常見者堯也

舜家養大幾春秋 若見堯王吠未休

堯舜聖君無彼此 愚徒偏執不回頭

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
佛比對不闕澤曰若將孔老二教比於佛法遠之遠

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
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
主大悅

如來設教在西軋 化利人天廣結緣

三界神祇常擁護 難同儒道稟先天

或曰佛經不當誇示誦習之人必獲功德不知諸佛
如來以自得自證誠實之語推已之驗以及人也豈
虛言哉諸經皆云以無量珍寶布施不及持經句偈
之功者蓋以珍寶住相布施止是生人天中福報而
已若能持念如說而行或於諸佛之道一言見諦則

心通神會見謝疑亡了物我於一如徹古今於當念
則道成正道覺齊佛覺矣孰盛於此哉儒豈不曰為
其事而無其功者疑未常觀也或曰始乎為士終乎
為聖人語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祥此亦必然之理也豈吾聖
人妄以祿與慶祥誇示於人乎哉

佛經持誦福無窮

孔孟矜誇意亦同

學也祿在其中矣

為共事而豈無功

或曰誦經以獻鬼神者彼將安用余

固未聞財

施猶輕法施最重古人蓋有遠行臨

財珍寶而

乞一言以為惠也如晏子一言之諷而

刑景

公一言之善而熒惑退舍

幽靈神鬼喜聽經

點破邪途魔魅靈

晏子尚然刑省約

景公猶自退凶星

吾聖人之問弟子或問孝或問仁或問政或問友或
問事君或問為邦有得一言長善救失而終身為君
子者矣此止終身治世之語耳比之如來大慈法施
誠諦之語感通八部龍天震動十方世界或向一言
之下心地開明一念之間性天朗徹高超三界穎脫
六塵清涼身心剪拂業累契真達本入聖超凡得意

心通神會見謝疑亡了物我於一如徹古今於當念
則道成正道覺齊佛覺矣孰盛於此哉儒豈不曰為
其事而無其功者疑未常觀也或曰始乎為士終乎
為聖人語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祥此亦必然之理也豈吾聖
人妄以祿與慶祥誇示於人乎哉

佛經持誦福無窮

孔子孟軻誇意亦同

學也祿在其中矣

為共事而豈無功

或曰誦經以獻鬼神者彼將安用余

固未聞財

求珍寶而

乞一言以為惠也如晏子一言之諷而

刑景

公一言之善而熒惑退舍

幽靈神鬼喜聽經

點破邪途魔魅靈

晏子尚然刑省約

景公猶自退凶星

吾聖人之門弟子或問孝或問仁或問政或問友或
問事君或問為邦有得一言長善救失而終身為君
子者矣此止終身治世之語耳比之如來大慈法施
誠諦之語感通八部龍天震動十方世界或向一言
之下心地開明一念之間性天朗徹高超三界穎脫
六塵清涼身心剪拂業累契真達本入聖超凡得意

生身自然無礙隨緣作主遇緣即宗先得菩提次行
濟度世間之法復有過此者乎一切鬼神各欲解脫
其趣其於如來稱性實談欣戴護持也宜矣又況佛
為無上法王金口所說聖教靈文一誦之則為法輪
轉地夜叉唱空報四天王天王聞已如是展轉乃至
梵天通幽通明龍神悅懌

三千弟子問宣尼 治國齊家礼至微

况我世尊金口語 龍之八部盡歸依

猶若綸言誕布詔令橫流寰宇之間孰不欽奉又况
佛為四生慈父如父命其子奚忍不夜誦經之功其

旨如此

詔令橫流四海通 寰中誰敢不依行

世尊三界為慈父 海會人天運志誠

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不散亂者隨其所作定有
感應若形留神往外家中搖則尋行數墨而已何異
春禽晝啼秋蟲夜鳴雖日方遍果何益哉余謂耿恭
拜井而出泉魯陽揮戈而駐日誠之所感只在須臾
七日之期尚為差遠

揮刃魯陽紅日駐 耿恭拜井湧清泉

凡人尚感神明助 况我雄雄金色仙

生身自然無礙隨緣作主遇緣即宗先得菩提次行
濟度世間之法復有過此者乎一切鬼神各欲解脫
其趣其於如來稱性實談欣戴護持也宜矣又況佛
為無上法王金口所說聖教靈文一誦之則為法輪
轉地夜叉唱空報四天王天王聞已如是展轉乃至
梵天通幽通明龍神悅懌

三千弟子問宣尼

治國齊家礼至微

況我世尊金口語

龍天八部盡歸依

猶若綸言誕布詔令橫流寰宇之間孰不欽奉又況
佛為四生慈父如父命其子奚忍不夜誦經之功其

旨如此

詔令橫流四海通

寰中誰敢不依行

世尊三界為慈父

海會人天運志誠

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不散亂者隨其所作定有
感應若形留神往外寂中搖則尋行數墨而已何異
春禽晝啼秋蟲夜鳴雖百万遍果何益哉余謂耿恭
拜井而出泉魯陽揮戈而駐日誠之所感只在須臾
七日之期尚為差遠

揮刃魯陽紅日駐

耿恭拜井湧清泉

凡人尚感神明助

況我雄雄金色仙

十千之魚得聞佛号而為十千天子

池涸游魚若倒懸 幸逢長者運甘泉

稱揚寶勝如來号 命盡生歸忉利天

五百之蝠因樂法音而為五百聖賢

耳識欣欣聽妙言 不知身被火燒燃

半千蝙蝠蒙功力 出世為人作聖賢

蟒因修懺而生天

恣情殺害起貪嗔 輕毀三尊極二親

不遇志公悲願力 何時脫離蟒虵身

龍聞說法而悟道古人豈欺我哉

靈山會上獻神珠 轉女成男躰未殊

無垢界中登正覺 心空及第證如如

三藏教乘者權教也實際理地者唯此一事實也唯

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為衆生設也今不藉

權教啓迪初機而遽欲臻實際理地者不亦見彈而

思鴉多乎此善惠大師所謂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

舡也不其然乎佛法化度世間皎如青天白日而迷

者不信是猶盲人不見日月也豈日月之咎哉

從來到岸不須舡 喜得將身過那邊

猶恐半途風雨惡 隨波逐浪落黃泉

十千之魚得聞佛号而為十千天子

池涸游魚若倒懸 幸逢長者運甘泉

稱揚寶勝如來号 命盡生歸忉利天

五百之蝠因樂法音而為五百聖賢

耳識欣欣聽妙言 不知身被火燒燃

半千蝙蝠蒙功力 出世為人作聖賢

蟒因修懺而生天

恣情殺害起貪嗔 輕毀三尊極二親

不遇志公悲願力 何時脫離蟒虵身

龍聞說法而悟道 古人豈欺我哉

靈山會上獻神珠 轉女成男躰未殊

無垢界中登正覺 心空及第證如如

三藏教乘者權教也實際理地者唯此一事實也唯

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為衆生設也今不藉

權教啓迪初機而遽欲臻實際理地者不亦見彈而

思鴉多乎此善惠大師所謂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

舡也不其然乎佛法化度世間皎如青天白日而迷

者不信是猶盲人不見日月也豈日月之咎哉

從來到岸不須舡 喜得將身過那邊

猶恐半途風雨惡 隨波逐浪落黃泉

但隨機演說方便多門未易究耳學者如人習射久方中棗栢大士云存修却敗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緩亦不得但知不休必不虛棄

修行捷徑若彈琴 急緩調和聽雅音

莫向絃中尋妙曲 無絃意旨更幽深

又白樂天問寬禪師無修無證何異凡夫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則落無明此為心要耳此真初學入道之法門也

聲聞緣覺執頑空 凡夫無明火院中

枯木崑崙前開正眼 頻頻點示主人公

或謂佛教有施食真言能變少為多如七粒徧十方之語豈有是理余曰不然子豈不聞勾踐一器之醪而衆軍皆醉樂巴一巵之酒而蜀川為雨心靈所至而無感不通況託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善心變少為多何疑之有

聖人祕密豈能宣 世酒將來比並詮

勾踐飲時軍衆醉 樂巴巵處降蜀川

妙哉佛之知見廣大深遠且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則一念超入於多劫唯其具天眼通則一瞬遍周於

但隨機演說方便多門未易究耳學者如人習射久方中棗栢大士云存修却敗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緩亦不得但知不休必不虛棄

修行捷徑若彈琴 急緩調和聽雅音

莫向絃中尋妙曲 無絃意旨更幽深

又白樂天問寬禪師無修無證何異凡夫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則落無明此為心要耳此真初學入道之法門也

聲聞緣覺執頑空 凡夫無明火院中

枯木崑崙開正眼 頻頻點示主人公

或謂佛教有施食真言能變少為多如七粒徧十方之語豈有是理余曰不然子豈不聞勾踐一器之醪而衆軍皆醉欒巴一嚙之酒而蜀川為雨心靈所至而無感不通況託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善心變少為多何疑之有

聖人祕密豈能宣 世酒將來比並詮

勾踐飲時軍衆醉 欒巴嚙處降蜀川

妙哉佛之知見廣大深遠具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則一念超入於多劫唯其具天眼通則一瞬徧周於

沙界且如阿那律小果聲聞亦唯具天眼一通尚能
觀大千世界如觀掌中况佛具真天眼乎舍利弗亦
小果聲聞亦於弟子中但稱智慧第一尚能觀人根
器至八十大劫况佛具正徧知乎唯其知見廣大深
遠則說法亦廣大深遠矣又豈凡夫思慮之所能及哉
虛空法界惣包藏 靈靈毘盧古道場
凡夫二乘心智淺 太陽難比火螢光
試以小喻大均是人也 有大聰明者有極愚魯者大
聰明者於上古興王治亂之跡六經子史之論事皆
能知至於海外之國雖不及到亦可觀書以知之極

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為誕也
上古興亡百世餘 乾坤造化定方隅
六經子史分明載 誰敢輕微說是無
一自佛法入此之後間有聖人出現流通輔翼試撫
衆人耳目之所聞見者論之

覺皇大法付王公 感應昭彰耳目中
天下名山僧建寺 聖賢輔翼廣流通
如觀音菩薩示現於唐文宗朝
舌根三寸豈知非 殘害生靈嗜蛤蚧
不遇觀音親顯化 唐朝誰覩妙容儀

沙界且如阿那律小果聲聞亦唯具天眼一通尚能
觀大千世界如觀掌中况佛具真天眼乎舍利弗亦
小果聲聞亦於弟子中但稱智慧第一尚能觀人根
器至八千大劫况佛具正徧知乎唯其知見廣大深
遠則說法亦廣大深遠矣又豈凡夫思慮之所能及哉
虛空法界惣包藏 靈靈處處古道場
凡夫二乘心智淺 太陽難比火螢光
試以小喻大均是人也 有大聰明者有極愚魯者大
聰明者於上古興亡治亂之跡六經子史之論事皆
能知至於海外之國雖不及到亦可觀書以知之極

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為誕也
上古興亡百世餘 乾坤造化定方隅
六經子史分明載 誰敢輕微說是無
一自佛法入此之後間有聖人出現流通輔翼試撫
衆人耳目之所聞見者論之

覺皇大法付王公 感應昭彰耳目中
天下名山僧建寺 聖賢輔翼廣流通
如觀音菩薩示現於唐文宗朝

舌根三寸豈知非 殘害生靈嗜蛤蜊
不遇觀音親顯化 唐朝誰覩妙容儀

泗州大聖出現於唐高宗朝

古見堂堂跡混塵 淮南普化一方人

化迴賀氏歸三寶 建塔巍巍泗水濱

婺州義烏縣傅大士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生

時有天竺僧嵩頭陀來謂曰我昔與汝毗婆尸佛所

同發誓願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命大士

臨水觀形見有圓光寶蓋大士曰度生為急何思彼

樂乎行道之時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

忽有頭陀問宿緣 圓光寶蓋色新鮮

眾生度脫何時盡 果滿還歸兜率天

魏州闕鄉張万回法雲八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

五日有兄万年久征遼左相去万里母程氏思其信

音公早辰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

山水崎嶇万里程 往迴一日信音通

獅王遊戲孰能會 堪與唐皇助化風

豐干禪師居嘗騎虎出入寒山拾得為之執侍

閑騎猛虎往人間 幸遇問丘問祖閑

不是箇箇干親點破 誰知大聖隱台山

明州奉化布袋和尚坐云於岳林寺而復現於他州

泗州大聖出現於唐高宗朝

古見堂堂跡混塵

淮南普化一方人

化迴賀氏歸三寶

建塔巍巍泗水濱

婺州義烏縣傅大士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生時有天竺僧嵩頭陀來謂曰我昔與汝毗婆尸佛所同發誓願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命大士臨水觀形見有圓光寶蓋大士曰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行道之時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

忽有頭陀問宿緣

圓光寶蓋色新鮮

眾生度脫何時盡

果滿還歸兜率天

魏州闕鄉張万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万年久征遼左相去万回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辰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

山水崎嶇万里程

往迴一日信音通

獅王遊戲孰能會

堪與唐皇助化風

豐干禪師居嘗騎虎出入寒山拾得為之執侍

閑騎猛虎往人間

幸遇閻丘問祖關

不是豐干親點破

誰知大聖隱台山

明州奉化布袋和尚坐云於岳林寺而復現於他州

杖挑布袋上長街 酒肉葷辛便作齋
混跡市鄽人不識 清風明月送歸來
宋太始初誌公禪師乃金城宋氏之子 不食無
飢容語多靈應

孰識西方補處尊 翮頭跣足混埃塵
齊梁化利因緣廣 玉尺金刀勘世人
晉石勒時佛圖澄掌中照映千里

石勒兇殘好殺生 周 化逞神通
鉢盂一朵蓮花放 千里江山手掌中
鎮州普化臨終之時搖鈴騰空而去

搖鈴普化幾人知 鬧市叢中乞上衣
旋遶四門歸信少 乘棺獨自向空歸
五臺鄧隱峯遇官兵與吳元濟交戰飛錫乘空而過
兩軍遂解

飛錫乘空兩陣開 五臺聖跡久徘徊
立云坐脫人皆有 倒化寰中孰見來
嵩嶽帝受戒法於元珪禪師

神靈儀從鬧垓垓 獨坐忘機道眼開
五戒若言無顯驗 東山松柏是誰栽
仰山小釋迦有羅漢來參并受二王戒法

杖挑布袋上長街 酒肉葷辛便作齋
混跡市鄽人不識 清風明月送歸來
宋太始初誌公禪師乃金城宋氏之子 不食無
飢容語多靈應

孰識西方補處尊 翮頭跣足混埃塵
齊梁化利因緣廣 五尺金方勘世人
晉石勒時佛圖澄掌中照映千里

石勒兇殘好殺生 周澄一手化遲神通
鉢盂一朵蓮花放 千里江山手掌中
鎮州普化臨終之時搖鈴騰空而去

搖鈴普化幾人知 鬧市叢中乞上衣
旋遶四門歸信少 乘棺獨自向空歸
五臺聖跡久徘徊 飛錫乘空兩陣開
立亡坐脫人皆有 倒化寰中孰見來
嵩嶽帝受戒法於元珪禪師

兩軍遂解
飛錫乘空兩陣開 五臺聖跡久徘徊
立亡坐脫人皆有 倒化寰中孰見來
嵩嶽帝受戒法於元珪禪師

神靈儀從鬧垓垓 獨坐忘機道吸開
五戒若言無顯驗 東山松柏是誰栽
仰山小釋迦有羅漢來參并受二王戒法

峻頂高山十萬程 遊空羅漢駕雲登

浮蓋渡海人難比 說法還從老衲僧

破竈隨之類皆能證果鬼神

泥土調和假合成 料靈依附現神通

蒙師演說無生法 脫離多年鬼窟中

達磨大師一百五十餘歲滅於後魏孝明帝太和十

九年葬於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于

葱嶺携一革履歸西而去 莊聞奏啓墳觀之果

只一口皮存焉

臨行衣鉢付神光 熊耳山中建塔藏

物外神仙氣象高 遊空履水任逍遙

黃龍點出家中寶 廊落堂堂路一條

况兹凡夫敢恣毀斥

法道興隆倚聖賢 隨方設化結因緣

雖遭三武猶難滅 凡夫譏排仰唾天

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實有權或半或滿設漸設頓

各有攸當苟非具大信根未能無惑亦猶吾儒所謂

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晉神降于莘

晉地石言神降莘 春秋恠異有明文

不知善逝多權變 須信宣尼論鬼神

峻頂高山十萬程 遊空羅漢駕雲登

浮蓋渡海人難比 說法還從老衲僧

被竈隨之類皆能證果鬼神

泥土調和假合成 料靈依附現神通

蒙師演說無生法 脫離多年鬼窟中

達磨大師一百五十餘歲滅於後魏孝明帝太和十

九年葬於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于

葱嶺携一革履歸西而去以 莊聞奏啓墳觀之果

只一口皮存焉

臨行衣鉢付神光 熊耳山中建塔藏

物外神仙氣象高 遊空履水任逍遙

黃龍點出家中寶 廓落堂堂路一條

况兹凡夫敢恣毀斥

法道興隆倚聖賢 隨方設化結因緣

雖遭三武猶難滅 凡夫譏排仰唾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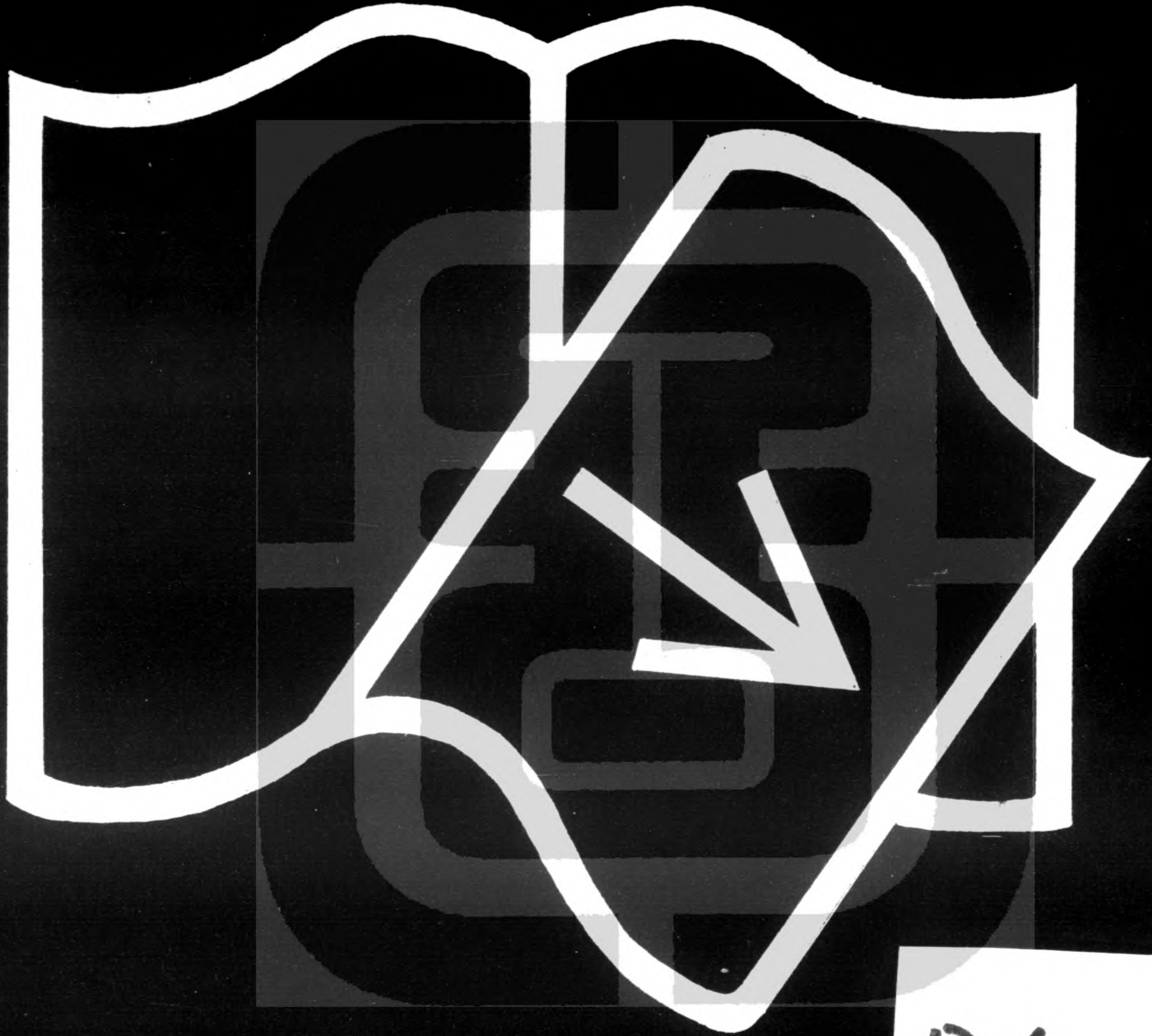
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實有權或半或滿設漸設頓

各有攸當苟非具大信根未能無惑亦猶五儒所謂

子不語恠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晉神降于莘

晉地石言神降莘 春秋恠異有明文

不知善逝多權變 須信宣尼論鬼神



原件短缺

P42-P44

峻頂高山十萬程 遊空羅漢駕雲登

浮蓋渡海人難比 說法還從老衲僧

破竈隨之類皆能證果鬼神

泥土調和假合成 料靈依附現神通

蒙師演說無生法 脫離多年鬼窟中

達磨大師一百五十餘歲滅於後魏孝明帝太和十

九年葬於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于

葱嶺携一革履歸西而去以 莊聞奏啓墳觀之果

只一履存焉

臨行衣鉢付神光 熊耳山中建塔藏

物外神仙氣象高 遊空履水任逍遙

黃龍點出家中寶 廓落堂堂路一條

况茲凡夫敢恣毀斥

法道興隆倚聖賢 隨方設化結因緣

雖遭三武猶難滅 凡夫譏排仰唾天

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實有權或半或滿設漸設頓

各有攸當苟非具大信根未能無惑亦猶吾儒所謂

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晉神降于莘

晉地石言神降莘 春秋恠異有明文

不知善逝多權變 須信宣尼論鬼神

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非神恠而何

儒釋權宜豈有差 後人偏執各矜誇

仲尼不說神和恠 周易何言鬼一車

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政得民財於宋受兼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合道者又安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議聖人也

戰國荒荒有孟軻 常存權變定中和

齊梁二國談仁義 宋受兼金非利何

諸同志者幸於佛祖之言詳披諦信真積力久自當證之方驗不誣天下人非之而吾欲正之正如孟子

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玉何

佛法西來歲月深 紛紛邪見日相侵

而今洞徹金剛眼 不動平生護法心

余豈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人以難得之身知有無上菩提各識自家寶藏狂情自歇而勝淨明心不從人得也吾何畏彼哉

人身罕遇芥投針 佛法難聞業障深

肯信大雄真實語 免交來世不如今

晉惠帝時王浮偽作化胡經蓋不知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滅於穆王五十二年歷恭懿孝夷厲宣幽



原件短缺

缺 P47

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一十六王滅後三百四十二年
至定王三年方生老子過流沙時佛法遐被五天竺
及諸鄰國著聞天下已三百餘年矣何待老子化
胡哉如後魏開國公既亦為笑道論具述化胡經之偽

佛老相離四百年 王淨偽造化胡篇

周朝遠隔十六帝 笑道甄鸞寫天下傳

呂夏卿序八師經曰小人不知刑獄之畏地獄之慘
雖生得以欺於世死亦不免於地下矣今有人焉
雄氣足以塗炭於人而反不敢為者以有地獄報
應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

曾有同僚謂余曰佛之戒人不食肉味不亦迂乎試
與公詳論之鷄之司晨猫之捕鼠牛之力田馬之代
步犬之司禦不殺可也如猪羊鵝鴨水族之類本只
供庖厨之物苟為不殺則繁植為害將安用哉余曰
不然子未知佛理者也吾當為子言其崖略章明較
著善惡報應唯佛以真天眼宿命通故能知之今惡
道不休三塗長涕良有以也一切衆生迤相吞噉昔
相負而冥相償豈不然乎

殺生無罪是虛言 蠢動含靈一性圓

因為貪他舌上味 鑊湯爐炭受熬煎

且有大身衆生如鯨鰲師象巴蛇鯤鵬之類是也細身衆生如蚊蚋螻蝻蠅蟻蚤虱之類是也品類巨細雖殊均其一性也

寰中最大有鷓鴣 至小螻蝻豈見蹤

品類千差分彼此 金剛佛性本來同

人雖最靈亦只別爲一類耳 儻不能積善明德識心見道瞽瞍然嗜慾爲務成就種種惡業習氣於條亦三二十年之間則與彼何異哉

最靈最貴是人修 三世修來一世休

食肉殺生冤業債 披毛帶角禍臨頭

且迦樓羅王展翅闊三百六十万里阿修羅王身長八万四千由旬以彼觀之則此又不直毫末耳安可以謀畫之差大心識之最靈欺他類之眇小不靈而恣行殺戮哉

脩羅身量與天齊 鬪戰遮潛日月暉

微細生靈猶愛念 世尊禁戒尚歸依

只如世間牢獄唯治有罪之人其無事者自不與焉智者終不日建立郡縣設官置局不可閑冷却須作一兩段事徃彼相共鬧熱也今雖衆生無盡惡道茫茫若無冤對即自解脫復何疑哉

世間牢獄冷啾啾

無事誰人肯受囚

惡道茫茫因殺害

冤之相報幾時休

若有專切修行決欲疾得阿耨菩提者更食衆生血肉無有是處

菩提路上道人行

戒定薰修久煉形

若也舌根貪肉味

刀山劍樹甚分明

唯富貴之人宰制邦邑者又須通一線道昔廉使問馬祖曰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馬祖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又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



原件短缺

PC9以后击缺

